

论词义的透明度

李晋霞¹, 李宇明²

(1.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2. 教育部 语言文字信息司, 北京 100816)

摘要: 词义的透明度, 指词义可从构成要素的意义上推知的难易度。从透明到隐晦, 词义透明度大致可分四个梯级: (1) 完全透明: 词义基本上可从构成要素的意义上得出; (2) 比较透明: 构成要素是词义的示意图; (3) 比较隐晦: 部分构成要素基本上不具有词义示意作用。(4) 完全隐晦: 所有构成要素均不大具有词义示意作用。词义透明度递减的过程即是语义词化递增的过程。语义词化与结构词化, 二者虽不同步但却相辅相成。

关键词: 词; 词化; 意义; 透明

中图分类号: H146, H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2008)03-0060-06

一 引言

词是语言结构中十分重要的语法单位。在现代汉语的语法学与词汇学的研究中, 人们尝试从结构、意义、韵律、社会心理等不同维度来考察词、定义词, 借以将词同短语、同不成词语素区别开, 从而有结构维度上的词、意义维度上的词、韵律维度上的词、社会心理维度上的词等表述。从这些不同维度得到的词, 相互间有重合, 也有不同。词具有显著的原型效应: 典型的词在结构、意义、韵律、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具有词的共同特征; 典型性较差的词, 在所有维度上并非都有公认的词的特征, 比如结构上看是词而意义上看不像词, 或是意义上看是词而结构上看不像词, 或是结构上、意义上看都是词而韵律上看不像词, 如此等等。

不管怎样强调语法形式的作用, 意义在词的资格认定上肯定具有不能忽视、不容替代的作用。国外语言学界用“语义透明”(Semantic Transparency)来说明语言单位的“整体意义”可从其“部分意义”上得出的难易程度: 整体意义可从部分意义上得出, 语言单位的意义是透明的; 反之是不透明的。一般认为, 词义不能从其构成要素的意义及构成方式上得出, 而短语则相反。即: 词义是不透明的, 短语的意义是透明的。事实并非如此。词义也有透明的, 如“哀愁”, 《现代汉语词典》^①(以下简称《现汉》)解释为“悲哀忧愁”(页3)。“悲哀”对应于“哀”, “忧愁”对应于“愁”, 意义透明。而短语的意义也有不透明的, 如成语、惯用语及其他许多固定短语。

词义透明度有程度差异, 大致可分为完全透明、比较透明、比较隐晦和完全隐晦四个梯级。本文考察合成词词义的透明度。这里所说的词义, 指词的概念义。概念义是词在交际中最基本的规约性意义, 是词义的核心。

基金项目: 国家语委“十五”科研项目“二十世纪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统计与分析”(ZDI105-B01);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词与短语区分的理论与实践”(07JC740012)

作者简介: 李晋霞, 女, 1975年生, 河南新野人, 副教授, 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李宇明, 男, 1955年生, 河南泌阳人, 国家语委副主任, 司长,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语言学和和应用语言学研究。

^① 第5版, 商务印书馆, 2005年。

二 词义透明度

词义透明度的判断具有时间层次性。共时平面上意义不透明的词，若往前追溯，词义的理据便可能显现。本文主要站在现代汉语的共时层面上，根据词义与语素义的关系来确定词义的透明度。词义透明度的判断，也受文化底蕴、知识背景、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因而人与人之间、学者与大众之间会存在各种差异。为保证词义分析的公允，本文以有声望的词典为重要依据。当然，词典释义不完全等同于词义，但高水平的辞书的释义，必然能较好地表述词义。

(一) 完全透明

完全透明，指词的整体义基本上等于部分义之和。如“哀叹”，《现汉》解释为“悲哀地叹息”（页3），“悲哀”对应于“哀”，“叹息”对应于“叹”。诸如此类的还有“考场、处事、比武、悲愁”等。就意义的透明度而言，这类词与自由短语无异；确定它们为词，有意义之外的其他依据。

(二) 比较透明

比较透明，指词的整体义不等于部分义之和，词的意义不能从字面上直接得出，但部分义像是整体义的“示意图”，指引着对词义的理解。根据示意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直接示意和间接示意。

1 直接示意。直接示意指词的构成要素以字面义指示词义，又可分为两小类：（1）构成要素能够形成某种可与词义进行比较的字面组合义；（2）构成要素难以形成某种可与词义进行比较的字面组合义。

（1）构成要素可以形成组合义。主要有词义概括和词义专指两种情况。词义概括，指与构成要素的字面组合义相比，整体词义更加概括、抽象。如：

- 1) 钟表：钟和表的总称。（《现汉》页1767）
捐税：捐和税的合称。（《现汉》页742）
陶瓷：陶器和瓷器的合称。（《现汉》页1331）
- 2) 绸缎：绸子和缎子，泛指丝织品。（《现汉》页193）
刀枪：刀和枪，泛指武器。（《现汉》页275）
茶饭：茶和饭，泛指饮食。（《现汉》页142）

例1)类的词义是构成要素所代表的事物的总称或合称。例1)类词的指称范围，与构成要素的字面义之和相同，但词义更加概括笼统，把构成要素的所指融合为一个更大的概念整体。例2)类词义是构成要素的上位概念，构成要素是上位概念中的重要成员，如“绸、缎”是丝织品的典型成员，“刀、枪”是古代武器的典型成员。例2)类词义的所指范围，比构成要素的字面组合义广泛，这与例1)类词不同；词义表示的是以构成要素为重要成员的上位概念，意义层次提升了，这与例1)类词相似。例1)、2)两类词，从字面组合义到词义，均有一个概括化的过程。

词义专指，指与构成要素的字面组合义相比，词义具有专指性。如“香水”，字面组合义大致为“有香味的水”，但词义专指“用香料、酒精和蒸馏水等制成的化妆品”（《现汉》页1486）。诸如此类的还有“香菜、白糖、红茶、黑板”等。

李宇明把词义分为日常词义、科技词义、文学词义三种^{[1]20}。词义专指化是科技术语构成的基础。如“三角形”，字面组合义大致为“有三个角的图形”，这是日常词义，但作为科技术语有其专门的含义。同类的例子还有“半圆、棱柱、同音词、疗程”等。具有专指义的词语，在日常生活中是专指性词语；在科技领域便是科技术语。

词义概括和词义专指，使词义不等于构成要素的字面组合义，但后者仍具有明显的示意功能，词义的透明度比较高。

（2）构成要素难以形成组合义。汉语的合成词与短语在内部结构关系上具有较大的一致性^{[2]32}，因此，借用句法关系分析合成词的内部结构是常见做法^①。但是对于某些合成词来说，用句法分析词法就十分牵强。如“谢幕”，内部结构关系通常认为是动宾，按此分析“谢幕”的词义，人们首先想到的字面组合义为“答谢闭幕”，而其真正意义是“答谢……于闭幕之时”。为获取这种词义，可将“谢幕”的内部

① 当然，用句法关系分析句法单位，与用句法关系分析词法单位，二者会有不同。

结构分析为“动补”，“幕”所具有的“闭幕”义表示“谢”这种动作发生的时间；或是把它看作一种特殊的动宾结构，动宾之间的语义关系为动作与时间。有些词语用句法分析其内部结构更为困难，如“吨公里”，结构上似只能归入联合式，但据此得出的字面组合义为“吨和公里”，与词义相去甚远。

句法与词法的一致性固然存在，但是，二者之间也有诸多的不一致。从产生方式上看，“谢幕、吨公里”等应是由语义构词实现的，即从所表示的概念当中提取重要的语义要素来构词，通过凸显少量的语义要素勾勒整个词义，以点显面。由语法组合构成的合成词，可用句法关系进行内部分析，但对于“谢幕、吨公里”等由语义构词而形成的合成词，生硬地套用句法关系分析内部结构，往往会割裂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有机联系。

由语义构词形成的合成词，从语素义到词义虽然存在有许多意义空白，但是凭借社会经验和语言知识，还可以通过语素义的指引填补这些意义空白，自然地联想出词义，词义的透明度仍然较高。

2 间接示意。间接示意指词的构成要素通过引申而指示词义。这类词的构成要素在指示词义时发生两种引申：隐喻引申和转喻引申。隐喻指不同概念域之间的投射，转喻指相关概念域之间的转换。隐喻引申，指构成要素通过字面义的隐喻义指示词义。转喻引申，指构成要素通过字面义的转喻义指示词义。

根据发生引申的构成要素的不同，隐喻引申和转喻引申都可再分细类。隐喻引申，有时发生在部分构成要素身上。如“黑”表示黑色，但在“黑店”里不表示颜色，而表示“秘密；非法的；不公开的”等意义（《现汉》页 556）。有时是构成要素的字面组合义整体发生隐喻引申，如“摆平”，词义是“比喻公平处理或使各方面平衡”（《现汉》页 31），是由字面组合义“摆放平整”整体通过隐喻引申而达成的。转喻引申也有这样两种情况：如“黄”表示黄色，但在“蛋黄”里转指“黄色的物体”，这是部分构成要素意义发生转喻引申；指人的“裁缝”，其意义是由字面组合义“裁剪缝制”整体通过转喻引申而获得的，这是构成要素的字面组合义整体发生转喻引申。

上述现象，是构成要素或局部或整体地以引申方式间接指示词义，字面义与词义之间的引申联系在现代汉语中仍较明晰，词义的透明度仍然较高。当然，以间接方式指示词义的词，词义的透明度也不匀质。一个比较重要的制约因素是以引申义指示词义的语素的能产性。如果该语素的构词能力很强，其引申义在人们心目中就会凸显，人们在解析词义时，就极有可能把这种引申义当作语素的一种字面义来处理，从而大大增强了词义透明度。如“百”，字面义为确指的数目，但它另有一个引申义项“表示很多”（《现汉》页 28），该义项的构词能力很强，由其构成的许多词，词义近乎完全透明，如“百花、百货、百倍、百业”等。

（三）比较隐晦

词义比较隐晦的词，其特点是：部分构成要素的意义在现代汉语共时平面上难以识别，或者虽可识别，但与词义没什么联系，它们基本上不具有词义示意作用。这有多种情况：

有些合成词在构成上包含有现代汉语中不大常见的语素，或者这些语素虽然常见但义项比较生僻，前者如“惊蛰”的“蛰”、“寒暄”的“暄”，后者如“洞察”的“洞”、“阿附”的“阿”，它们分别表示“蛰伏”、“（太阳）温暖”、“深远；透彻”、“迎合；偏袒”（《现汉》页 1726、1542、329、354）。由于这些用法不大常见，一般人不大可能由其自然联想出词义。

有些合成词的构词理据丧失，虽然其构成要素的意义在现代汉语中并不陌生，但也导致语素义的识别困难。如“荷包”，因起初经常做成荷花形或绣有荷花而得名^[3]，但这一命名理据今人已多不知。“荷”指“荷花”，但是“荷花”与“荷包”为何相关？“荷包”因命名理据的丧失而使其词义透明度大为降低。偏义复词也属于词义比较隐晦的范畴，如“国家、窗户”。此外，一些构词方式特殊的词，其构成理据不为一般人所熟悉，词义也较隐晦。如跨层粘合构成的“然而、因而、可以”等，用藏词方式构成的“而立、友于”等，用析字方式构成的“女且（姐）、女未（妹）”等^[4]。

构成要素完全丧失表义作用就可能被视为词缀。如“苍蝇”的“苍”，易熙吾认为“苍”无义，是词头^[5]；吕叔湘认为“苍”表示颜色^[6]。追根溯源，“苍蝇”的“苍”也许有意义，但在现代汉语里几乎没有意义。“苍”的语义严重弱化，呈现出语缀化倾向；相应地，“苍蝇”也由复合词变为派生词。

(四) 完全隐晦

当所有构成要素都不大具有词义示意作用时,词义完全隐晦。造成词义完全隐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语素义生僻、词义辗转引申、构词理据泯灭、书写形式改变、来源特殊等。

当语素义生僻时,人们很难从构成要素上获得词义的线索。如“牺牲”(《现汉》页1454、1223):牺:做祭品用的毛色纯一的牲畜;牲:古代祭神用的牛、羊、猪等。这些意义今人一般难知,即使阅书而知,也因词义辗转引申,很难将其与“牺牲”的词义联系起来。“耄耋、物色、影响、消息”等与之类似。

有些词,所有构成要素在现代汉语中都很常见,语素义也属常用义,但因构词理据丧失,词义完全隐晦。如泛指各种事物的“东西”,“东、西”在现代汉语中很常见,常用来表示方向。就构词理据而言,“东西”中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表示方向^{[7]62,[8]177},但人们无法将“东、西”的方向义与“东西”的事物义勾连起来,致使“东西”的词义完全隐晦。

有些词的书写形式发生了变化,从而使词义隐晦。如“码头”本为“马头”,是古代附岸植木筑起的、伸入水中以便兵马上下船只的建筑,其形如马头^{[9]179}。后来“码头”常为石头所筑,“马”增“石”旁为“码”^[10]。“马”改写为“码”之后,构词理据由显而隐,“头”的意义也失去依托,且读为轻声,已很难从“码头”的字面上联想出词义。有些词来自典故,欲知词义须先知典故,纯从语素义上很难推知词义,如“东床、推敲”等。

词义完全隐晦的复合词,进一步发展下去有可能变为单纯词,如“东西、耄耋”。伴随着复合词的单纯词化,原有的单音节语素有可能消失,如“耄、耋”,并相应地诞生一些多音节语素,如“东西、耄耋”。

三 语义词化与结构词化

词化,指语言单位成词的过程。以上讨论的词义透明度递减的四个梯级,其实也可以看作语义词化的四个阶段。词义完全透明,是自由短语的意义特征,这种词在语义上还不能说发生了词化。词义比较透明的词,整体义不等于部分义之和,语义已经词化,在意义维度上已经是词了。词义比较隐晦、完全隐晦表明语义词化程度更深。词义透明度递减的过程,词的构成理据逐渐模糊的过程,也就是语义词化程度递增的过程。

词化既有程度的差异,又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如语义的词化、结构的词化、读音的词化等等。下面着重探讨语义词化与结构词化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某一语言单位,语义词化与结构词化并不总是同步的,但是就整体趋势而言,它们还是相互推进、相辅相成的。

如“哀叹”这样词义完全透明的词,语义上没有词化,但结构上已经定型、不能随便扩展,实现了初步词化。词义比较透明的词如“香水”,语义上已经词化,但结构上仍处在初步词化的阶段。当词义比较隐晦时,词义内部可分析性的减弱直接导致结构内部可分析性的减弱,结构词化的特征显著增强。如“荷包”,由于不能确定“荷”的意义,也就无法确定“荷包”的内部结构关系。“荷包”仍可看作合成词,但内部结构关系在共时平面上难以确认,结构词化的特征显著增强。当所有构成要素均无示意作用时,词义不再具有内部的可分析性,构词理据泯灭,这直接导致词的内部结构关系的消失。如“东西、耄耋”,因不能明确其构成要素的意义,也就无法分析其结构关系,因此可以看作没有内部结构关系的单纯词。于此可见,语义词化达到极致时,结构词化也达到极致。

当部分构成要素不具有示意作用时,词在读音上会发生音变,最常见的是末尾音节变轻声,如偏义复词“妻子、衣裳、兄弟、褒贬”中的“子、裳、弟、贬”^①。当词的所有构成要素均不具示意作用时,词形与意义之间的任意性程度最高,常会出现以声托义、词无定形的现象。如“工夫”,古汉语中本指工程和劳动人力^{[9]179},词义很透明。但随着词义的辗转引申,“工夫”用来指时间,构成要素不再具有示意作用,内部结构关系也不易分析。现代汉语中,“夫”不仅读为轻声,“工夫”在书面语上也可以写作“功

① 一般而言,语义弱化伴随着语音弱化。“妻子、衣裳”符合这一规律,非示意成分“子、裳”读轻声。与之不同,“兄弟、褒贬”则是示意成分“弟、贬”读轻声。轻声化是合成词词化程度加深在韵律上的一种表现,受合成词整体的韵律模式演变规律的制约。因此,构成要素失去示意作用是促成轻声化的重要动因,究竟哪个构成要素读轻声,在韵律整体中的相对位置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夫”。构成要素在读音与书写上的上述变化，是形式与意义之间高任意性的一种体现。就此而言，语义词化的程度显示着词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当意义与形式完全对应时，语义还未词化；当意义与形式不完全对应时，语义词化的程度增加；当意义与形式完全不对应时，语义词化达到极致。

四 结语

词义透明度大致可分为四个梯级：（1）完全透明；（2）比较透明；（3）比较隐晦；（4）完全隐晦。语义词化始于第（2）梯级。伴随着词义透明度的递减，词的内部结构关系也逐渐淡化乃至消失，词的构成理据也渐趋模糊甚至泯灭，结构词化的特征便显著增强。语言单位在语义上成词之后，词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滞，语义词化的程度还会逐步加深，结构词化的特征也会进一步增强，复合词有可能变为派生词，甚至单纯词。

有两种相反的力量影响着词化进程。一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构成要素与词义之间的联系逐渐淡化乃至消失，词义越来越不透明，结构关系也随之模糊。另一种是，为便于理解与使用，减轻词义记忆负担，词义又要保持一定的透明度，词的内部结构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可分析性。这种情况最明显的表现在音译成分和联绵成分的语素化上，前者如“酒吧”的“吧”，后者如“骆驼”的“驼”。这些字本无义，但要满足词义透明的要求，人们会赋予其意义，从而诞生了新的单音节语素。

为满足词义透明的要求，对某些词还可能重新分析。这种重新分析有时只构成词的俚俗语源，并不改变词义。如“狼狈”，本为联绵词^{[11]22}，但俚俗语源将“狼、狈”看作两种动物，分别赋义，“狼狈”因此变成一个联合式的合成词，然而“狼狈”的词义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有时，这种重新分析会影响到词义，如“望洋”，本为联绵词，是“迷惘昏眊”之义^{[11]28}，但是这种词义非常隐晦，在词义透明需求的驱使下，人们对“望洋”进行了重新分析，望文生义地按照字面义来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望洋”的固有词义。从词化的角度看，当一个词被赋予俚俗语源时，其词化程度通常是比较高的，俚俗语源成为词化程度较高的标志之一。

现代汉语中的有些词看起来意义透明，但也可能是违背原来的构词理据的。如“冬至、颜色”，在构词理据上“至”为“极点”，“颜”指“前额”，“色”指“神态、气色”。但今人不少将这些语素理解为它们在现代汉语中更为常用的意义，即把“至”理解为“到达”，把“颜”理解为“颜色”，把“色”理解为“色彩”。如此理解，“冬至”的语素义之和为“冬天来临”，与“冬至”的词义不符；“颜色”的语素义之和为“颜色和色彩”，与“颜色”的词义还算吻合。

词义透明的需求，会促使人们想方设法地为词的构成成分赋义，被重新赋义的合成词，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联系重又变得明晰，词义的透明度有所提高。词义透明的需求甚至还会带来新词的产生。如“白色的黑板”这种事物刚出现时，人们仍惯称其为“黑板”，久而久之，为能见字明义，“白板”一词便自然而然生了。

总之，词义透明的需求影响着语义词化的进程，制约着词义完全隐晦的词汇数量。只有少量词意义完全隐晦，其形式与意义间的关系是完全任意的，而大部分词，词义均不同程度地具有透明性，内部结构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具有可分析性。可见，词义的发展既遵循词化的规律，同时又受到人们对词的认知加工能力与方式的制约，在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上保持一个合适的度。

一般认为，词化突出表现为非词单位的意义的凝固化和结构的稳固化。意义凝固、结构稳固固然是成词的重要条件，但并非“词”这一级语法单位所独有。具有这些特征的短语和句子也不罕见，如惯用语、成语、俗语、谚语等。这说明，凡进入交际领域的语法单位，如词、短语、句子等，都普遍存在着“词化”现象，“整体义不等于部分义之和”具有普遍性。就此而言，所谓的“词化”，本质上应该指语法单位的整体化和凝固化的过程，而不仅仅局限于“词”化。

本文针对合成词的概念义考察词义的透明度。词义是丰富多彩的，概念义只是词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色彩义、联想义等等，也有造成词义整体化的作用。如“鼓吹、嘴脸”等，语素义无所谓褒贬，词却含有贬义，这种色彩义无法从构成要素的字面组合义中得出，从而也促成了词义的融合，成为词化的一种标志。这些问题容后再论。

参考文献

- [1] 李宇明. 儿童语言的发展[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2]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3] 刘海燕. 现代汉语双音复合词理据研究[D]. 石家庄: 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 [4] 李宇明. 析字构词——隐语构词法研究[J]. 语文研究, 1995, (4).
- [5] 易熙吾. 汉语中的双音词(上)[J]. 中国语文, 1954, (10).
- [6] 吕叔湘.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J]. 中国语文, 1963, (1).
- [7] 张绍麒. 汉语流俗词源研究[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0.
- [8] 王艾录, 司富珍. 语言理据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9] 周一民, 杨润陆. 现代汉语[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10] 王巧丽. “语素的音节化”和“音节的语素化”[J].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11] 徐振邦. 联绵词概论[M].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

On the Transparency of Lexical Meaning

LI Jin-xia¹ and LI Yu-ming²

-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Department of Language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81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parency of lexical meaning, which indicates the scale difference of how easily the whole meaning can be deduced from the part meaning. There are four levels: (1) absolute transparent: the meaning of words can be deduced from the meaning of elements; (2) relatively transparent: elements form a map which show the meaning of words; (3) relatively obscure: part of elements lose the function of hinting the meaning of words; (4) absolute obscure: all elements lose such a function of hinting the meaning of words. The descending process of the transparency of lexical meaning is the increasing process of semantic lexicalization,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structural lexicalization by and large.

Key words: word; lexicalization; meaning; transparency